

名節錄

冊數	三	記號	一〇	部類	傳	中學校藏書	滋賀縣尋常
----	---	----	----	----	---	-------	-------

石81
50
Vol.2

名節錄卷之二

宇佐美定行

宇佐美定行。其先曰宇佐美祐茂。仕源賴朝。以功賜食邑伊豆。定行其十五世孫也。父曰孝忠。徙越後琵琶嶋。仕上杉房能。永正六年。房能臣長尾爲景。叛弑房能。奪越後。時孝忠旣沒。定行起兵琵琶嶋。討爲景。兵結至十三年不解。大永元年。上杉憲房。上杉定實。諭兩家息兵。於是定行與爲景和。天文七年四月。爲景略越中。定行從焉。以部兵攻拔。

松倉城爲景與神保良衡椎名泰種等戰仙壇野敗死衆大擾定行自松倉城赴援擊敵兵卻之殺勇悍諸將多屬意而老臣胎田常陸擁晴景爲亂殺景康景房定行與景虎乳母夫本莊慶秀助景虎擊晴景殺之盡平餘黨定越後景虎旣立承上杉憲政後舅上杉氏更名輝虎削髮號謙信定行輔謙信與武田晴信戰川中嶋功最居多永祿七年謙信忌姊夫長尾政景陰使定行圖之定

行固諫不聽定行乃誘政景俱遊野尻湖水乘漏船同溺謙信揚言以私憾相鬪收其采邑養政景子景勝爲嗣定行自少好潔齋年五十七不娶謙信勸其畜妾生二子曰定勝勝行後遣其妾不復近婦人定勝與甘糟清長桙崎景家拒北條氏兵於武藏死于上尾勝行爲嗣稱民部天正六年謙信卒景勝立勝行欲立功贖父罪常潛從軍十一年景勝討新發田因幡勝行潛從獲二甲首因卒林某請謁景勝以定行故不許見朝鮮之役屬小

西行長。攻平壤。斬明將史儒。獻其首於豐臣秀吉。秀吉賜書賞之。後避仇歸匿越後。關原之役。赴難於會津。事平。復匿越後。大阪之役。豐臣兵賴招勝行。不應。尋以病沒。長子藤三郎。居米澤。與人鬪。割腹死。次子勝興。稱造酒助。大阪冬役。潛從上杉氏將松本某。戰鶴野。夏役。隸使番村瀨左馬助。有功。事平。中納言水戸侯賴房召祿之。後有故去。終于京師。子曰大關定祐。仕大納言紀伊侯賴宣。參取武家閑談。上杉家將士列傳。按將士列傳。以定行為祐。茂十八世之孫。今從閑談。胎田常陸。一作昭作妹夫政景。

川常陸胎昭字似邦音亦相似。姉夫政景。作妹夫政景。

論曰。守佐美定行之死。余竊怪焉。謙信命定行圖政景。定行獨殺政景而可。何必與之俱死。假令政景倔強。以定行之智。豈無奇策。乃輕死同濁。而謙信亦不爲少惜。則知謙信意不獨疑政景。并疑定行也。蓋謙信圖政景。非以叛也。忌其能也。政景有姉夫之親。未嘗有過失。而猶不免定行於謙信。非有骨肉之親。又嘗與其父構兵。特以其有才略。收爲帷幕之臣。而其能遠出政景之右。謙信旣忌政

景是忌定行也。定行諫而不聽。而後知禍必及已。

故寧死而不辭也。勝行立功贖父罪。而景勝不釋。

終使君臣之間不相得。得謂非謙信誤之哉。

杉原親憲

杉原親憲。稱常陸人。越後人。父曰大關親益。仕上杉氏。上杉氏將。杉原憲家。養親憲爲嗣。親憲從謙信有功。及謙信卒。景勝立。得罪奔會津。仕葦名盛隆。尋得釋。再仕景勝。上杉家將
七列傳慶長五年。景勝老

臣直江兼續。與石田三成謀除

東照八勸景勝舉

兵。公討景勝。東下。三成起兵。美濃。將來攻之。公聞。三成起兵。途還。軍將上聞之。相賀。親憲獨蹙額曰。是乃我之不幸也。內府舍我而攻三成。三成必敗。三成敗而後攻我。我勢孤。如何得拒之。常山紀談
九月景勝遣兼續將兵二萬。攻最上義光。親憲監軍。兼續與諸將議。從上野山攻山形。會幡屋城兵。通發。約內應。兼續喜。遽赴幡屋。親憲說兼續曰。幡屋末也。山形本也。其本覆。末不攻自降。且幡屋路隘。不便行大軍。敵或謀以幡屋餌我。急修山形守備。未

可知也。不如遣一將當幡屋。大軍直指山形。兼續素與親憲有隙。不聽。武邊咄聞書。本書兼續將一萬五千人。今從寂上記。關原全。攻拔幡屋。使上泉主水。穗村造酒等。攻上野山而自圍長谷堂。未下。會關原敗報至。兼續欲還軍。恐敵追蹤。與親憲議之。親憲曰。吾與溝口左馬在前軍。固守山麓。然後使諸隊退。兼續從之。親憲與左馬赴前軍。未成陣列。兼續遽令諸隊退兵。義光尾之。我兵擾亂。死傷無算。親憲左馬苦戰卻之。日暮據山而陳。義光布陣相持。是夜。親憲至兼續營。謂曰。嚮約吾與左馬整陣。而後子退兵。則可以萬全。子何收兵之急遽也。兼續莫以應。且日退兵。義光又追蹤。親憲據險發銃。追騎不能進。義光子義康。以伊達氏援兵。橫擊我軍。城兵亦出戰。死傷甚衆。親憲等力戰。終收兵還。而主水造酒等。圍上野山。爲城兵所破。死之。三成既就擒。景勝削封貶遷如親憲言。烈祖成績。寂上記。大阪冬役。親憲從景勝戰鶴野。有功。東照公巡視諸營。慰勞景勝。因賜賞書。親憲及安田須田鍊嶋津諸將。諸將皆拜謝而

退。親憲獨留。讀賞書畢。謂本多正信曰。文意詳悉。不堪感銘。退語人曰。吾自幼從先公。劇戰垂死者數矣。而未嘗賜賞書。今日之戰。兒戲耳。而反賜賞書也。親憲爲人恢濶有膽略。善用兵。其接人無所親疎。最愛才。以故士卒樂爲之用。又多才藝。好聯歌。嫋茶儀。景勝性寡言過威嚴。將士進見。不敢仰視。至親憲見之。從容自如。或侍宴。酒酣興至。乃起舞。景勝亦樂之。親憲年八十餘而沒。子彌七郎。有故辭祿去。及景勝卒。子定勝立。命親憲族杉原五

郎左衛門承其後。將士列傳

小島一忠

小島一忠。稱彌太郎。性多力。仕上杉謙信。天文十一年。胎田常陸作亂。一忠從謙信而走。謙信與兄晴景。戰柳崎。及下濱。一忠從有功。當謙信與武田晴信。相持川中島。使一忠於晴信。晴信預畜獵狗。比一忠至。放之。一忠進致謙信旨。未詭。狗猝來啞其脚。一忠自若。直以右手拉其口。徐致吉訖。復受晴信對。臨去。投狗於地。鼻口出血。立斃。一忠復命。

具白其狀。謙信稱快。謙信嘗巡境內。遇渠水橋斷。

不可渡。一忠乃持二丈板架渠。謙信騎以過。及謙

信卒。去仕葦名氏云。

上杉家將
士列傳

竹股朝綱

竹股朝綱。稱參河守。上杉氏臣也。從謙信數擊武田晴信於川中島。每戰有功。謙信卒。景勝立。天正十年。景勝使朝綱及川田長親。中條景資等守魚津城。以備織田信長。四月。織田氏將柴田勝家。佐佐成政等入越中。攻魚津。朝綱等堅守。景勝在關

山聞急。赴援。軍天神山。與織田氏兵相拒。五月。城中食竭。會信長遣別將侵越後。景勝聞之。歎。軍去。遺書城中曰。信長遣兵入我疆。我不可以留。汝等宜速致城歸。城中得書。議曰。乞降致城。雖君命不可從。唯當自殺以報國爾。六月二日。諸將夜訣飲。朝綱照燭再讀書。拜曰。吾雖不肖。爲上杉氏世將。自古死難者。恥爲敵所獲。自殺後。或縱火燒屍。使敵不能辨。死同犬馬。非我意也。我死後。勿火城。勿匿屍。使敵易辨。使天下後世知我節。於是具記已

姓名木牌。絲貫耳。伏又而死。長親景資等十一人皆倣之。士卒悉自殺。無一人免者。城陷。勝家等觀之。咋舌。

論曰。余錄節義之士多矣。未見臨死慷慨奮激。如竹股朝綱也。數百歲之下。聞之尚使人毛髮悚豎。顧當時親見之者。果如何哉。或曰。士臨危。惟恐不得死。死而得所。我事畢矣。而猶識其姓名。以求人之知己。無乃近好名乎。嗚呼。向使朝綱真有好名之心。而爲之君子。猶有取焉。况萬無此心乎。當戰

國時。士之負材能。脩節義。身死而事迹不著。後世傳記。無得而徵信者。何限。無他。當其變故倉卒之時。官卑身賤。名未顯。故傳者失之耳。使朝綱如古大將之任方面。其君賴之以爲重。名聲傳播當時。則其死狀不患不表著也。正杉氏重臣直江杉原以下。藉藉人口者。不爲少。而朝綱獨不與也。其守城亦在十二將之列。非專當留守之任。則知其任輕身賤。特由此一節而有聞耳。不然安得傳之後世而不朽如今日乎。此朝綱所以不能已。而謂之

好名可乎。明魯王之亡也。王之仁入海而敗。將自沉。旣而曰。吾死此。誰知名節。乃揚帆抵松江就執。清兵令其易服薙髮。不屈而死。夫之仁始降後悔。又嘗入方國安黨。固非純忠者也。然以末路翻然。明目張膽死節。識者猶憫而錄之。而况終始完節。又臨死慷慨如此者。可不謂義烈之士哉。

岡左內

岡左內。仕蒲生氏鄉。及氏鄉卒。子秀行徙封宇都宮。左內興栗生美濃。志賀與三右衛門。布施次郎

右衛門等俱去仕上杉景勝。關原之役。景勝使左內助福島城將本莊重長拒守。秀行愛。東照公命伐會津。陰使人招左內。及栗生美濃等。左內美濃辭曰。蜂蟻猶知恩。况委質仕人而可負乎。若矢與君周旋。或有危急。臣等且回騎以避矣。武德記是時。伊達政宗。將攻福島。聲言攻梁川城。重長聞之。使左內。及布施次郎右衛門。志賀與三右衛門。富田將監。將兵援梁川。途遇政宗於松川。諸將皆曰。衆寡不敵。待敵半濟而擊之。左內曰。未見敵

隻騎聞衆而懼。非夫也。我且濟而戰。諸將不從。左內獨率其兵四百騎濟而陣。布施志賀等數十騎繼濟。屬左內頃之。政宗以一萬五千人來圍左內。左內扞戰。亡其兵。僅餘百騎。乃潰圍濟川退。布施志賀皆戰死。敵兵亂流競進。左內留戰。政宗躍馬進薄左內。左內顧擊政宗。中其冑不傷。再擊斬其裳。政宗馬驚而逸。遂進攻福島。重長出城擊卻之。參取關原記大
全。勇士武功傳。及景勝徙米澤。左內致仕。政宗招左內。左內辭而不就。後復仕蒲生氏。食祿一萬石。

家素富。常列金席。上愛玩。世鄙之。一日隣間有鬪。諍。左內方玩金。聞之直把刀赴救。經宿而還。亦未嘗問金也。關原之役。獻一萬貫。其主景勝曰。知君不乏也。願賜之從者。又數遺金。其儕輩以是世亦稱之。左內後稱越後守。歷仕秀行忠鄉。以壽終。臨終。分予金舊故。盡燒債券。左內旣沒。子左衛門嗣。至左衛門子源五郎。去蒲生氏云。武功論曰。人固不易測哉。岡左內之玩金爲娛。所謂一守錢虧耳。及一旦有急。獻金其君。賑施朋友。而後

知其所以貨殖者。欲施之於用也。夫人之於貨。君子小人同好之。而所以好之者異也。小人之好之。爲自奉。君子之好之。爲有用。惟其爲有用。故其好之。或過於常人。其節儉有人情所不能堪。往往招人指譏。然及施之於用。而後壓服衆心焉。日根野備中使朝鮮也。借金黑田孝高。旣歸。懷金詣孝高。孝高爲置酒。適有贈棘鬚魚者。命吏烹其骨爲羹。而貯其肉。備中心鄙之。宴已畢。出懷中金還之。孝高不受。備中大愧。夫孝高之烹骨爲羹。人情所不高不受。備中大愧。夫孝高之烹骨爲羹。人情所不

能堪。而其不受金。可以見異於常人也。蒲生氏鄉嘗謂東照公吝於財。及細川忠興借金。關白秀次。不能償。將坐於此。乞救。公。公直出黃金二百枚。鎧篋中。予之。不責其報。公與忠興。非有平生之歡。及聞其急。乃曰。我所以平生蓄積者。爲有今日也。庚子之役。忠興首從關東。以爲諸侯之唱。未必不以此故也。古人有言。城郭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故施之於有用。可以解人之急。可以制人之死命。施之於無用。與瓦礫糞土何擇。如

左內者。可謂知所用哉。

佐久間十藏

佐久間十藏。父曰帶刀。帶刀仕柴田勝家。後有故。仕織田氏。在安土。與人鬪。詫見殺。十藏猶幼。勝家收而養之。遂仕勝家。及勝家爲羽柴秀吉所敗。走北莊。集兵城守。十藏先衆入城。時年十五。先是。十藏娶前田利家女。其臣說曰。君年少何必爾。且前田公在府中。君盍潛逃歸之。十藏曰。先考背主公。事右府。俄遭變故。主公不罪。收我襁中。且賜采邑。

今乃忘恩。依舅氏求活。不如死也。終守節死。太閤記

松平市左衛門

松平市左衛門。佐久間盛政臣也。盛政爲金澤城主。賤岳之役。市左衛門從盛政。有功。病創。還入北莊。旣而柴田氏軍敗。盛政爲擒。市左衛門與父甚五兵衛。俱從勝家城守。勝家謂市左衛門曰。事急。汝須去守金澤。對曰。離君棄父。恐爲人所彈指。汚

松平二字。終與父死之。

太閤記

筱岡平右衛門

篠岡平右衛門。瀧川一益臣也。起微賤。擢爲隊將。數有功。後違旨屏居。柴田勝家聞之。密招平右衛門。平右衛門辭曰。臣被瀧川氏恩顧。今雖有小故。奈何負恩。無幾得釋。天正十年。一益與北條氏戰。武藏不利。平右衛門謂津田次右衛門兄弟曰。事急矣。我與子留死以免主公。如何。津田然之。於是馳使一益告訣。與津田兄弟肩敵陣。苦戰死之。一益得間脫走。太閤記

金上盛備 佐瀨平八郎

金上盛備。佐瀨平八郎。皆葦名氏臣也。並以驍武稱。天正九年。葦名盛隆。任三浦。遣盛備入朝謝恩。朝廷以盛備任遠江守。後盛隆爲其下所弑。其子龜王夭。將士議迎佐竹義重。子義廣。奉爲主。十七年。盛備從義廣與伊達政宗。戰摺上原。前是猪苗代。盛國叛降政宗。諸將皆疑懼。無有鬪志。軍終大敗。義廣脫身走。盛備苦戰。鎧袖血淋漓。駐馬約肚帶。謂其下曰。噫。累世葦名氏。可無一人死難之臣乎。吾且留戰死。適有二騎揚鞭來。卽佐瀨氏臣。

也。盛備呼曰：平八如何？對曰：旣死矣。臣等爲亂兵所沮，不得共死。是以至此。盛備曰：吾則後矣。汝第速去。遇爾所識，爲傳我戰死之狀。二兵曰：臣固決死。奈何偷生？終與邀敵軍，健鬪死之。平八郎富田美作次子也。出爲佐瀨大和守。後是日，敗敗兵退，其下渡邊伯耆進曰：君兄弟皆已建功，而君獨空退可乎？平八郎慨然回馬。肩敵軍死。會津四家合考按葦名家

記盛備作盛春。

黑澤甚兵衛

右京大夫義宣

黑澤甚兵衛初仕小野寺氏，後去爲佐竹義宣臣。爲人寡言外柔而內剛。佐竹氏臣以其新進，凌侮之，嘲罵百出。甚兵衛如不聞者，不與較。衆以爲怯。大阪之役，從義宣西上。途過岩崎，有一老父迎甚兵衛，揖曰：吾觀卿往日調馬之狀，非庸庸者也。知此行必建殊勳，贐以一大刀。衆竊異之。既至大阪，義宣命甚兵衛樹竹柵于今福。時十一月二十五夜，天闇，士卒持炬而從城兵望炬，放銃如雨。甚兵衛乃令士卒列炬于地，退數步，丸叢炬火。甚兵衛

曰可也。督士卒樹之及炬燭而柵成不損一卒還報焉。梅津某佐竹氏驍將也。素輕甚兵衛。謂曰敵銃聲不絕汝樹柵無乃鹽乎。甚兵衛作色曰。柵之堅鹽請往檢之。且欲知下官勇怯觀明日之戰辭氣凜然聞者驚不類其平昔。翌日臨陣果健鬪有功。衆始服其勇略云。與羽永慶軍記

車善七

車善七。佐竹義宣臣。車猛虎弟也。義宣之移封于出羽秋田也。猛虎獨留不從。及松平康重檢常陸

地。猛虎煽動土民作亂。欲以復佐竹氏舊封。事覺。爲康重被捕斬。善七逃匿草野。謂殺吾兄者康重也。令康重殺之者將軍也。吾必爲報讐。將軍者謂台德公也。乃往遊江戶。變姓名入府。爲擎鞋奴。常從。欲刺公者三。手戰而不果。公覺之執縛。親詰。善七具以狀對。公曰。義士能改心事吾乎。善七曰。今日之事惟有死而已。公益義之。卒釋之。善七拜謝曰。小人不自量。敢圖大君罪不容誅。縱被寬舍。臣豈抗顏與人相齒。請去爲乞人之長。

於是善七被髮徒跣行乞于市遇衆乞有惠衆乞悅服久之善七以病死臨終謂其子曰吾嚮蒙將軍恩貸常念所以報之者故就衆乞中收錄勇敢才力者有年于此自誓國家若有緩急將與此輩顯場一戰死之今也不幸吾命在旦夕不無遺憾因今取一帖子于枕中卽乞人名簿也曰某者本某氏臣也以事匿於乞資性豪宕吾擢爲百乞之長某者嘗事某侯以幹事稱吾擢爲百乞之是者凡五六十人部伍井然隱于一大堅軍也曰

噫多少貔貅今無所用之遂投帖子于爐火中瞑目而終聞者隕涕明良洪範按藩翰譜車猛虎作郡馬猛虎

奥村永福

奧村永福稱助右衛門前田氏世臣也前田利家與佐佐成政有隙城末森今永福守之以備成政天正十二年九月成政自將八千騎來攻末森時城兵僅三百人永福告急利家勵衆扞禦城外礮銃晝夜不絕城垂陷永福欲自殺其妻加藤氏煮粥自巡陴食士卒曰聞往昔有楠氏者以孤城拒

末森在加賀能登界

百萬兵諸君努力能支一夜則明日金澤援兵至

矣士卒皆奮既而利家得報大驚不暇集兵卽夜

單騎赴末森騎能屬者百人比至末森三千人利

敗之利家賞其功賜牙旗甲冑寶刀及黃金若干。

參取錦里所撰承福碑文常山紀談

十五年豐臣秀吉西征永福從

利長攻巖石城有功小田原之役從攻松枝及八

王寺先登其子榮明易英並獲首級永福歷仕利

家利長利常參與軍國事晚讓家榮明而老自號

登異
末森五代實錄

快心寬永元年六月以壽終年八十四子孫相繼爲國老節取碑文

橫山長知

橫山長知稱三郎美濃人父曰長隆長知七歲投禪寺讀書聰敏過人天正十年長隆攜長知如越前仕前田利家時長知年十五爲利家子利長近既十一年羽柴秀吉與柴田勝家戰柳瀬長隆父子從利長援勝家勝家敗長隆戰沒長知歿而退敵追躡短兵接長知返擊數四斬其驍騎利長嘆

其壯勇。十二年。佐佐成政。襲末森城。長知從利家。赴救。擊成政破之。十三年。從攻鳥越城。與佐佐氏。驍將印牧某鬪。被創。十五年。秀吉西征。長知從利。長攻巖石城。與陰山某。大平某。俱進逼城。多所斬獲。小田原之役。利家利長。將北陸兵。從信濃進。攻松枝城。長知爲先鋒。拔城。遂圍八王寺城。獨進踰城。城兵以槍鎩之。墜而復登。終拔城。功第一。長知爲人沈毅有威容。奉上弗懈。利長愛其器略。委任之。關原之役。從攻大聖寺。爲先鋒。後長知忤旨。被

譴責。斷髮屏居。利長怒不解。遂出奔匿山科。號石菴。及大阪之役作。東照公召長知。豐臣秀賴亦誘以封土。長知並辭之曰。我受前田氏恩。不願他仕。是時。利長既卒。子利常受公命。率軍赴大阪。長知聞之大喜。乃攜其子康玄。長治。馳至越前。瞰利常過。拜伏道側。曰。臣願執羈勒。自効以償罪。利常過。拜伏道側。曰。臣願執羈勒。自効以償罪。利常嘉其忠誠。復舊祿。且命曰。北陸之民。動輒煽亂。汝宜速之本州。以鎮之。於是長知赴金澤。二子從利常西上。明年。軍再起。利常命長知將前軍。擊渡

邊紀。後藤基次等破之。及城陷。諸軍競進。萬衆重
沓。長知率騎士左右分列。部伍整肅。不可犯。利常
嗟嘆。其東照公遣使褒獎。長知自是眷遇日渥。參
與政事。正保三年正月沒。年七十九。生八子。長子

康玄嗣。第三子與治。仕幕府。賜采邑。

節取錦里
撰長知傳

山田勘十郎

山田勘十郎。前田氏臣也。年十四。復父讐。後掌府
藏管鑰。利長嘗命勘十郎急持管鑰來。來稍遲。利
長怒杖擊之。流血被面。勘十郎廻跪伏。刀脫出室。

利長以爲有異心。益怒。再舉杖欲擊之。左右諫止。
於是勘十郎稱疾屏居。及關原之役。作利長攻大
聖寺。勘十郎率手下兵六十騎。攻城先登。被創命
從者曰。及吾未絕。速昇吾詣主公。利長見勘十郎。
悔惜出涕曰。吾負汝。遂沒。年二十。

常山
紀談

飯田覺兵衛

飯田覺兵衛。初稱角兵衛。加藤清正臣也。朝鮮之
役。從清正攻晉州城。先登。豐臣秀吉賜賞書清正。
并褒角兵衛。命更稱覺兵衛。邦俗謂達武者。稱覺者。及淺野

幸長守蔚山爲明兵所圍。清正自機張赴援。覺兵衛與森本義大夫等從焉。以舟師逆擊明兵於江中。奪虜艦二艘。盡殺其兵。旣入蔚山。與義大夫等將兵三百人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斬首七百級。

朝鮮征伐記

清正卒。子忠廣立。爲人庸劣。嘗謂左右曰。

吾願筋力倍人。襲兩甲以臨陣。可無矢砲之懼。覺兵衛進曰。先公以一領甲。建賤岳七擒之功。爾後陷陣拔城。未嘗被創也。終宣威於海外。以鬼將軍稱。未嘗用兩甲。苟恤民愛士。則一軍皆爲我用。謂

之重襲一軍之甲亦可也。若不植恩信。上下懷攜貳。縱襲百甲。爲何用也。旣退。泣曰。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無幾。忠廣得罪國除。覺兵衛乃隱京師。兩夜燈後應黑田氏招。以隊長出戍長崎。會蠻船至長崎。鎮府命覺兵衛備之。且欲徵發援兵。覺兵衛受命不請援。黑田氏將士皆尤覺兵衛曰。虜情難測。若有變。寡兵難拒。何不請援也。覺兵衛曰。我與鍋島氏蒙命更番屯戍。豈非以有今日之事耶。縱令虜船百千來寇。亦不得辭。况區區一隻船。未見

其變。而遠請援兵。吾恐爲鍋島氏笑。貽國家之恥。
吾自出國。既分死。若有變致死而已。所以不請援
也。將士皆服。於是覺兵衛自乘哨船。備火器。部勒
隊伍。指揮進退。如馳陸地。世稱之。明良
洪範初。覺兵衛
隱京師也。語人曰。吾一生爲主計。頭公所漏過矣。
吾之從軍。冒矢砲。踰屍而進者數矣。及軍旣罷。顧
見同儕死亡相枕。乃惕然意悔。欲脫戎服去。則賞
賜隨及焉。曰。今日之捷。因汝之功。吾感恩遇之厚。
欲去而不能。終至爲隊將。是非爲其所瞞過耶。政談

森木義大夫 貴田孫兵衛

森本義大夫。貴田孫兵衛。皆加藤清正臣也。文祿
元年。朝鮮之役。作。俱從清正航海。九月。清正至龍
心。欲攻意丹城。義大夫與孫兵衛爭先鋒。怒將鬪
清正。止之曰。當以明日戰。功定之。二人乃寢。各歸
其營。義大夫。宵夜獨騎至城傍。以待黎明。清正將
八千騎向城。孫兵衛先中軍三町。遙見黑甲騎馴
馬。漸近。卽義大夫也。義大夫罵曰。汝已爭先。乃挾
天明而來也。孫兵衛曰。何論遲速。唯在勝負如何。

爾義大夫卽下馬直薄城。城將類巔閉門出戰。義大夫進與一虜相搏。義大夫貌矮小。爲虜所伏壓。卽拔刀仰刺躍起。斬其首。孫兵衛繼進。與虜將敦敦賀搏。俱倒地。敦敦賀長八尺。有膂力。攬孫兵衛。胄伏之。孫兵衛欲拔刀。刀長不遽脫。卒旣脫。刃折。終見殺。清正麾衆齊進。拔城。類巔遁走。清正召義大夫賞其功。加賜五百石。義大夫流涕曰。昨夜臣與孫兵衛有違言。今也限命。臣欲救之。爲虜所遮。使渠獨死。臣有遺憾矣。初清正之赴國都。命孫兵

衛使名護屋行營。孫兵衛辭曰。臣欲從君致死於國都。今日之命。殊非所期。清正曰。使者非其人。恐失殿下意。是重任也。非汝無可者。終遣之。孫兵衛有母。年七十餘。以使事急。不得過省。遣一奴往。問起居。母杖杖送奴門外曰。汝還語吾兒。勿以吾老爲念。吾餘命不足惜。惟恐兒臨難眷戀私親。墮公事也。孫兵衛聞之。感激既復命。具以母言告。至是清正索屍枕之股。哭曰。汝前言猶在耳。今果踐其言乎。乃殮還之鄉。召其僕賜以兄祿。一軍感泣明。

年六月。義大夫從攻晉州城。先登。鎗中脰傷焉。秀吉賜書清正賞。義大夫初稱儀大夫。至是命更稱義大夫。及淺野幸長守蔚山爲明兵所圍。清正自機張赴援。明兵以船逆戰江中。義大夫與飯田覺兵衛等。進擊奪虜船二隻。入蔚山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義大夫從朝鮮之役。前後七年。功最多。云朝鮮征伐記

三宅喜藏

三宅喜藏。加藤清正臣也。關原之役。大友義統攻

木付木付。細川氏屬城也。守將松井某有吉某。請救於清正。清正命喜藏赴援。喜藏辭曰。臣願效力先鋒。不欲赴他。清正怒曰。我以汝爲可任用。今乃貪一己之功。不忠莫大焉。卽逐之。喜藏出遇其友莊林隼人。告之以故。曰。吾得罪放逐。然非吾公天下無復可事之主。因請匿隼人家。常山紀談及清正攻守土城。喜藏潛從軍。夜過鹽田口。伏城傍。及曉。城將南條元琢。出偵我軍。喜藏躍起。柳槍擣其面。與之相搏。城兵出救。清正望見曰。彼非喜藏乎。勿

使死敵麾下士餒田覺兵衛等以五百餘人馳援之。元琢乃入城闕門清正召喜藏釋其罪厚賞之。喜藏後更稱角左衛門食祿五千石。

關原起
天全

福島丹波 大崎長行 熊澤半右衛門

林新右衛門 可兒吉長 小田孫兵衛

福島丹波播磨人

關東古戰錄

仕福島正則爲入朴強

正則重之給祿二萬石。關原之役從擊宇喜多秀家破之。旣而西軍大潰宇喜多氏敗卒過我營而走丹波受旨遣兵追之適黑田氏將後藤基次至

見宇喜多氏兵走謂丹波曰子速追之必有獲丹波笑而不答旣而向所遣兵獲首級歸基次歎曰何敏也。世謬傳基次教丹波成功丹波聞而銜之以爲基次宣言之也後基次去黑田氏如京師過官嶋正則聞之欲召用使丹波言其情基次對曰必三萬石則敢委質丹波復命正則掉頭曰舊功如汝猶二萬石何況於彼乎。丹波薦之曰願君聽彼所言臣亦以是得名今君以三萬石召彼則世將謂基次猶如此使丹波仕他必得四萬石不以世

名節錄

卷之二

十四

智將名言集

丹波貌醜而跋關原大捷後

東照公召

諸侯家臣有功者賜金福鳥氏臣尾關石見長尾
隼人及丹波皆與焉隼人飲唇而石見瞎三人同
進左右皆掩口而笑既退公叱左右曰彼輩皆
以功名顯乃真丈夫也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

左右皆有慙色

岩淵夜話

元和五年正則在江戶得罪

奪其封處流時

丹波留守廣島大崎玄蕃守鞆

台德公遣永井直勝松平忠良收廣島鞆二城命

山陽山陰諸侯戒嚴直勝忠良率兵至廣島傳命丹
波丹波自若徐曰後當自往答於是丹波今國中
曰主公得罪放廢今使者數輩來收城然主公父
子生死未可知宜急來守城過申牌不來者除籍
永爲不義徒將士聞之爭入城有林龜之丞是日
與曹輩偶遠出漁其僕來告大驚馳歸則城門已
閉矣其女逃去龜之丞獨留數乞門者不肯納龜
之丞乃大聲呼曰我今日有故遠出後期壯士惜
名豈求生哉遂自殺門者驚救已絕矣丹波聞之

憫惜焉。既而城中守備略具。於是丹波使人對使者曰。謹聞教命。寡君蒙罪處流沒入廣島鞆兩城。丹波不敢有佗。唯未知寡君生死如何。且兩城關原之役。以功賜寡君。寡君謂臣及玄蕃等曰。此皆汝等功。今以兩城屬汝等。汝等能守之。緩急枕此城而死。臣奉是言周旋。非有寡君命。臣雖死不敢奉命。使者曰。不日取正則手書示之。汝丹波又使言曰。然則書未至之間。請移貴隊於境外。使者許之。爲退兵三里。頃之正則手書至。丹波拜讀。參取名言集。元寛日記。按常山紀談。福島氏臣在廣島聞正則獲罪而逃者三十人。目之曰間踰。叔妻子城中而守者。目之曰全守。逃妻子而自守者。目之曰半守。京師耳塚傍建標。各題其名。分爲三等。後間踰者皆鐵死云。

大崎長行。稱玄蕃頭。小字與一郎。仕木村重茲。每

之從東照公討上杉景勝也。使津田繁元及長行留守清洲。會石田三成起兵美濃。遣使來說曰。內府將不利豐臣氏。諸侯相與討之。福島公素爲豐臣氏勳家。其與之審矣。宜速納我兵。與_中東師。繁元以爲然。約納西軍。長行聞之。大怒曰。未有君命。何輕卒如此。若彼來攻。當背城戰死耳。於是急修守備。馳使告變正則。時正則從公子小山。公謂正則曰。清洲當東西之衝。若爲敵有。非我之利。孰守之也。言未畢。長行使者適至。公歎曰。吾固聞有玄蕃者。左衛門大夫。得往士戰。無幾。正則從破西軍於關原。三成等就擒。以功封安藝守。後正則命長行及松田下總守。勒城反。正則在江。得罪。奪封。下總欲遣長行往廣島而已。獨宣城給長行曰。聞幕府十萬兵來圍廣島。三原北條諸城主皆棄城集廣島。子盍往而同守。長行不肯。日無君命。城不可棄也。旣而聞幕府使者來收廣島。下總日夜修守備。長行獨坐睡而已。衆皆稱下總嗤。

長行長行聞之曰今受天下之兵雖有金城不可

守吾欲自殺以免無辜不須守備也一城聞之感

眼

勇士武功傳

後大納言紀伊侯賴宣名福島氏臣村

上某真鍋某及長行祿之一日召三人問少來戰功村上真鍋各陳其功狀甚詳悉一坐傾耳次全長行一無所陳曰臣初稱與一郎仕木村常陸以鬼玄蕃稱仕福島正則將一面守鞆城君以是看愚臣平生安藤直次侍側稱曰可謂要言不煩

武邊

書聞

熊澤半右衛門尾張人父曰平三郎初仕柴田勝家勝家亡仕福島正則爲步卒隊長

熊澤子介事跡考

則之得罪也從在江戶幕府遣兵圍其第第中士皆逃走半右衛門與後藤木兵衛自爨羞膳正則切齒欲出戰半右衛門護正則以往

武將感狀記

路有訛言

半右衛門欲死難正則感嗟憾初不識其人也後

去仕中納言水戸侯

事跡考

林新右衛門福島氏臣也。正則在江戶得罪也。新右衛門爲女保。謂正則曰。若兵侵逼君自爲圖。至閨愛則臣能處置之。縱火匿其屍。而後臣殉之。君勿勞慮。及正則宥死。徙信濃。新右衛門去隱京師。以是名顯。諸侯爭名之。辭曰。臣年踰七十。不足復用。故人或勸爲子孫計。新右衛門曰。無功食祿。恥莫大焉。禍自是生矣。使我子孫受素餐譏。非愛子道也。竟不仕。終于京師。武將感狀記

可兒吉長稱才藏尾張人。初仕豐臣秀次。後有故

去仕福島正則。食祿七百石。

武邊咄聞書。按關東古戰錄。吉長作吉晴。

云吉晴初仕佐成政。又仕織田信孝。後仕三好秀次。長久手之役後。去仕福島氏。豐臣秀

吉之討北條氏也。吉長從正則攻莊山城。城將北條氏規出拒。吉長與福島丹波長尾隼人村上彦長追之。城兵急閹門。吉長投槍。槍筆于門。不得閹。吉長奮進爭門。會槍折門閹。矢砲霰發。吉長被創。與丹波等俱退。正則賜薙刀賞之。且戒曰。自今持

重勿輕進。

古戰錄

關原之役。從攻岐阜拔之。進屯赤坂。

美濃守氏規

樹竹柵守之。與西軍相對。正則遣吉長使某氏營。副以一壯士。壯士謂吉長曰。請行柵外。吉長曰。敵矢砲可慮。不如行柵內。壯士以爲怯。不從。獨從柵外往。既致命。吉長乃欲從柵外還。壯士色變。輦轂曰。吾殆爲矢砲所中。請行柵內。吉長曰。嚮吾欲與子俱。顧未達君命。卽殞命。不忠莫大焉。今旣畢使事。死不足愛。壯士止之。不聽。獨從柵外還。復命。武者是時東軍諸將皆休戰。以俟。東照公至石田氏臣。有湯淺源五郎善騎射。日近福島氏營。調

馬賈勇。吉長見之。乃櫻同裝甲。躍馬馳出。與源五郎搏。兩軍注視。吉長終斬源五郎。奪其馬。騎而近西軍。盤旋數回。西軍認鎧馬之色。以爲源五郎也。旣而縱其馬。復騎己馬還。兩軍大呼。正則怒其犯令。拘吉長營中。無幾。東照公至。正則獻首級。公歷觀至源五郎首。正則具以吉長犯令狀白之。公深嘉吉長膽勇。召見特宥其罪。正則在旁。叱吉長曰。汝以犯令。終無涓埃之功。吉長對曰。臣自獲罪。自分誅戮。以爲死一耳。與其死于刑。寧死于敵。是

以常潛出戰。每獲首級。輒挾竹葉鼻耳中棄去。顧少年輩收拾。旣獻之左右矣。檢之。果得十七首級。

公稱嘆曰。自今宜稱筆才藏。由是筆才藏之名顯天下。

武者物語頭書。按筆國字竹葉也。

旣而東西軍大戰于關原。

正則爲先鋒。吉長以隊長從焉。并伊直政護公子忠吉。

過正則陣前。吉長見之下馬橫槍呵曰。犯

令踰先鋒而進者誰。對曰。公子下野守并伊兵部親爲斥候也。吉長曰。斥候不可多兵。直政乃附兵

其將木股某。而自與忠吉以二十騎馳赴島津氏

陣。吉長與福島丹波等擊宇喜多秀家破之。

責者草

吉長臣有竹內久右衛門亦驍武。吉長每獲祿。多少必割半予之。吉長年老益健。跨馬馳驅。勝少壯輩。素信愛宕神。常曰。吾必以愛宕祭日死。及期潔齋著甲佩刀倚胡床而終。世以爲異。

咄聞書

小田孫兵衛性果斷而貌醜獰。初仕毛利氏。不見遇。去遊廣島。寓福島氏臣村上彦右衛門家。孫兵衛素善筆札。彥右衛門心異之。一日謂國老福島丹波曰。客有小田孫兵衛。其人姿貌不揚。然善翰

墨公宜舉之。丹波諾而未果。會福島正則在江戶。得罪國除。幕府使者來收廣島。衆議喧然不決。孫兵衛謂彥右衛門曰。初吾以子爲可與謀。今何決事之遲也。今日之計。唯有_下背城一戰。不克則割腹而死。何紛紜乃爾。彥右衛門壯其言。語之丹波。丹波歎息。城守之議始決。乃作書。具以孫兵衛言報正則。正則深嘉其義。署牘背遺孫兵衛。褒獎之。更諭丹波以致城。後不知其所終。勇士物語一言集智將名言集

論曰。福島正則之事。固無足道者。而其臣福島丹

波。大崎長行。熊澤半右衛門。林新右衛門。當其貶遷流離之間。各能執義守職。所謂疾風勁草。無慚臣節。亦安可使其湮沒不顯哉。可兒吉長。以竹葉證首級。小田孫兵衛臨變決計。皆可謂奇男子矣。尾關石見。長尾隼人。與丹波俱爲福島氏老臣。皆以驍勇聞。而石見隼人事蹟無所考。惜矣哉。

上田重安

上田重安。稱主水。爲人短小而勇悍。關原之役。屬石田三成得罪。削髮號宗古。依淺野幸長。幸長給

祿一萬石終爲淺野氏臣。明良洪範重安素以嫋茶儀

知名。

洪範

重安素以嫋茶儀

知長嘗修若山城羣士皆輸作重安身服梯

黃綿短襖抹額與衆周旋衆見之嘲嗤曰我公亦

大家哉置萬石茶坊主幸長聞之召重安賜佩刀

曰聞有嘲卿者慎勿措之胸中國家有事其以此

樹殊勲重安受刀拜謝曰苟有緩急臣必濺血于

双以報鴻恩衆又嘲之曰宗古所謂刀血非鼠則

貓重安不與較

責而草

大阪之役從幸長子長歲赴

和泉初大阪誘紀伊人乘虛起兵欲夾擊之四月

但馬守長歲幸長弟也幸長養以爲嗣

團右衛門直之
大隅守高綱

長歲分兵返救退次樅井大野治房率兵一萬五千追蹤抵貝塚塙直之爲先鋒來迫樅井重安與龜田高綱殿健鬪擊直之各傷而退長歲回騎赴援重安襄創復馳與高綱等戰益力終破之獲直之及淡輪重政岡部則綱等治房走難波戰記重安獻首級於麾下長歲嗟嘆於是重安出衆中颺言曰公等嚮嘲我以茶坊主今日一番槍非茶坊主而誰衆默然無出一言者

責而草按本書樅井之戰主水獲敵將山縣三郎左衛門未知是否

六郎兵衛尉重政
大學則綱

川村權七

卷之三

川村權七。加藤嘉明族將也。朝鮮之役。從嘉明攻唐島。奪虜船有功。秀吉譜嘉明之從

東照公東征

正木城在伊豫溫泉郡

也。命佃一成。堀部主膳。及權七留守正木城。會石田三成起兵將收東征諸將孥在大阪第者徙之城中。嘉明夫人亦與焉。主膳欲徃而護之。航海如大阪路梗塞不得達而還。權七慨然欲徃。衆咸難之。權七矢曰。此行不能達者。不復生還。乃航至大阪城中使者方來。促夫人甚急。期以明日。權七急

戊部少輔明成

修守備。會細川忠興夫人自殺以拒城兵。三成懼。徙質議卽止。以故得免。旣而毛利氏將宍戸某。曾根某等來攻正木。一成主膳擊卻之事平。權七與一成爭留守功。嘉明諭權七曰。一成我之老。汝我之族。宜讓功老臣。權七怨望。致仕而去。嘉明怒。錮諸其所之。大阪冬役。嘉明留在江戸。子明成從東照公赴大阪。權七聞之。徃謁嘉明曰。聞嗣君新從軍。今老臣皆旣沒。無一可使從嗣君者。臣願從嗣君。致死以償過。嘉明大喜。待權七如故。慶長記。正木

城。武德安民記。及外史。並作真崎城。常山紀談作松前城。按常山紀談。權七以護大阪邸功。賜二百石。權七懷觖望。出奔嘉明。被疑留江戶。有流言。第中悔及大阪之役。作嘉明被疑。留江戶。有流言。第中悔。勾。權七聞之。欲死難。夜潛往謁嘉明。悔過謝罪。嘉明大喜。待權七如初。第中如得一強援。嘉明寵之。賜祿八千石。尋病死。後嘉明徙會津。思權七曰。使川村在吾令掌政。與本書不合。

佃一成

佃一成。稱次郎兵衛。加藤嘉明臣也。朝鮮之役。從嘉明航海。攻唐島。一成冒矢砲。登虜船。虜以劍刺其口。一成怒。益奮戰。虜又挺倒之海中。一成素善泅。其臣熊谷某。授薙刀幹拯之。一成既登。又跳乘

虜船。殺傷數人。嘉明船軍之功。一成爲最關係。之役。嘉明從東照公東下。使一成及加藤內記等。留守正水城。毛利氏將村上掃部。曾根兵庫。以兵三千入伊豫。來攻正水。遣使城中。諭以破城。一成與內記謀。許答曰。請盡出妻子城外。然後致城。掃部等信之。退屯三津浦。一成益修守備。時藤堂氏兵守大洲城。許出援。城中大喜。一成曰。敵雖衆。以義守之。以謀擊之。何患不克。不幸不克。餌死之。假人之力。雖克可耻也。乃辭之。一成聞疆內有反者。

贈酒敵營。察其此之慧黠者數人。質其妻子。予金餽。遺敵營。縱爻問曰。自嘉明領正木。政苛民困。今大師臨我疆。百姓莫不悅服。且嘉明之東也。盡精銳。自從其留守者。皆羸弱不能戰。而佃一成卧病。城無鬪志。將遁。毛利氏兵聞之。益弛備。其一人潛歸報。一成曰。可也。乃令其兵皆尚白布於肩。爲標幟。令曰。斬敵勿取級。聞螺而退。夜從間道襲敵營。縱火。民家敵兵擾亂。不虞。提雉刃督戰。大破之。斬掃部。身被創引退。既而兵庫來攻。內記出拒之。

于道後。一成歎曰。吾與病死於床。母寧死於原野。迺裹創而起。多作紙旗。張疑兵。驅城下。民赴道後。毛利氏兵望見。以爲大援至。卽引去。及事平。嘉明論。夜襲功。一成不言其功。鞠虜得實。嘉明乃賜鎧。益祿六千石。曰。不失正木。汝之功也。慶長八年。嘉明城勝山。徙焉。名曰松山。松山北築一寨。使一成守之。大阪夏役。從嘉明長子明成。攻大阪。有功。是歲幕府召一成赴江戶。賜葵章服。寛永四年。嘉明徙會津。加賜一成一萬石。十一年。以病沒。常山紀談本書

正木作松前今從慶長軍
次郎兵衛一作四郎兵衛

名節錄卷之九

